

语言大师约翰·班维尔 2005 年布克奖杰作

图文典藏本

海

THE SEA

约翰·班维尔作品系列

John Banville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王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SEA

约翰·班维尔作品系列

John Banville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王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爱尔兰)班维尔(Banville, J.)著;王睿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7

书名原文: The sea

ISBN 978-7-5327-6125-8

I. ①海… II. ①班…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698 号

THE SEA by JOHN BANVILLE

Copyright: © 2005 by JOHN BANVIL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407 号

海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 著 王睿 / 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9 字数 101,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125-8/I·3636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陌生的潮涌那日，众神远遁。整个早上，乳白色的天幕下，港湾里一浪高过一浪，攀升到闻所未闻的高度，浪尖逼近沙滩，舔噬着干燥经年的沙丘基部。在我们记事之前许久，一艘货船就搁浅在港湾远端，锈蚀的船体一定以为这是在等待下次启航。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游泳了。海鸟呜咽着俯冲下来，烦躁异常，只因那辽阔的水域膨大得像一个巨大的水泡，蔚蓝不再，亮得刺眼。那天，那些鸟，看起来都白得不可思议。海浪沿着海岸线堆积起一层黄色的泡沫。海平线上见不到一艘船。我再不游泳，不了，再也不会了。

有人刚刚穿越我的坟墓。有人。

像当年一样，这座房子叫雪松屋。房子左边仍是一丛棕色的雪松，散发出臭味，树干梦魇般纠缠在一起，对面是一块缺乏修剪的草坪，通向曾经的起居室的拱窗，不过瓦瓦苏小姐喜欢用房东的口吻称它为休闲室。园子的前门

开在房子另一头，铁门背后是一块油渍沙地，铁门上的绿漆依稀可辨，只是如今已锈迹斑斑。我离开此地已有五十余年，却惊讶地发现一切似乎都没怎么改变。我惊讶，又失望，毋宁说惊骇，为着分说不清的理由，我为什么会渴望变故呢，我就这样回到记忆的夹缝之中？我想知道这房子为什么要像这样斜着盖，一面无窗的白墙面朝大道，上面嵌着许多鹅卵石砾；也许早些年，那时还没铁路，这条大道笔直地经过前门，走向与如今截然不同；一切皆有可能。瓦瓦苏小姐尽管记不起具体时间，却认定上个世纪这儿是一处别墅——我是指上上个世纪，我对千禧年不甚了了——假以时日，才偶然演变至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里如此混杂，小房间对着大房间，窗户正对着没窗的墙，每层都有低矮的天花板。松木地板连同我的高背转椅都打上了海员的印记。我仿佛看见寒风咔哒咔哒拍打着窗棂，一位老水手在壁炉旁打瞌睡，到头来沦为一只旱鸭子。哦，让我步他后尘吧。我正在步他后尘。

多年前我在这儿，那是神祇的时代，雪松屋是一处避暑胜地，两星期一租或者一月一租。每年六月，一个有钱的医生和他那闹哄哄的一大家子一准寓居在此——我们可不喜欢医生家那些尖叫的小孩，他们尽情嘲笑我们，仗着坚固铁门的掩护朝我们扔石头——每天早晨，在他们身后准时走出一对神秘的中年男女，旁若无人，冷着脸，默默

地遛着香肠犬，沿着站前路走向海滩。对我们来说，八月是雪松屋最美妙的月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一批新房客，有从英格兰或欧洲大陆来的，有被我们偷窥的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甚至还有在乡村的铁皮放映室表演的巡演剧团。然后，那一年，迎来了格雷斯一家。

第一眼吸引我的是他们家的车，就停在大门里面的沙地上。那是一辆底盘很低，满是斑驳伤痕的黑色汽车，米色皮座，大大的木头方向盘磨得锃亮。有几本封面卷角褪色的书随手扔在后窗下面，还有一张用旧了的法兰西旅行图。房子前门大开，我能听见底楼传来声音，楼上有人光着脚跑过地板，还有一个女孩大笑。我在大门边止住脚步，公然偷听，这时突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杯酒。他很矮，很肥，只看得见他的肩膀和胸膛以及圆溜溜的大头，新剪的鬓发黑得发亮，夹杂着早生的华发，硬邦邦的胡子也同样黑白混杂。他光着脚，敞胸穿着一件宽松的绿衬衣和卡其布短裤。他的皮肤曝晒过度，闪着古铜色的光。我注意到，他的脚背甚至都晒成了褐色；在我记忆中，大多数做父亲的衣领以下都是一片鱼肚白。他随手将酒杯——加冰块和柠檬片的冰蓝色的杜松子酒——以一个危险的角度放在车顶上，打开副驾驶座的门，一头扎进仪表盘底下翻找着什么。楼上，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那个女孩再次大笑，转而颤着嗓子惊叫——一听就知道她是

装的，接着楼板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他们在玩猫捉老鼠，她，以及另一个不曾发出声响的家伙。男人直起腰，从车顶上拿走那杯杜松子酒，砰的关上车门。不管他寻找的是什麼，他没能找到。当他转过身子，恰好与我的视线相撞，他眨了眨眼。他不像大人们这时候通常做的那样逗我。不，仿佛我俩有所共谋似的，他同志式地眨了眨眼，似乎此刻我们，两个陌路人，大人和小孩，心照不宣——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秘密需要保守——颇有点意味。他的眼白和蓝色的眼珠对比格外鲜明。他走进雪松屋，还没进门就嚷嚷，“该死的，”他说，“好像……”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又磨蹭了一会儿，把楼上的窗户看了个遍。看不见一张脸。

这，就是我与格雷斯一家的第一次相遇：高处奔跑的脚步声中夹杂女孩的尖叫声，那个蓝眼睛男人冲我眨眼，神态愉快，亲密，又有一丝淡淡的邪恶意味。

就在刚才，我再一次沉溺于斯——从门牙吹出单薄而清冷的口哨，近来让我着迷。嘀嘟，嘀嘟，嘀嘟，呼哨声像极了牙医钻牙的声音。父亲以前就是这样吹口哨的，我开始步其后尘了吗？在走廊那头的房间里，布兰登上校正正在摆弄收音机。他喜欢收听下午的谈话节目，激愤的听众在节目中打进电话，指责政客腐败、酒价和其他千年不变的话题。“朋友，”他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然后清了清嗓

子，似乎有一些窘迫，尽管我没有表示出任何敌意，他那双凸出的眼睛还是竭力避开了我的视线。他听收音机时习惯躺在床上吗？想要描摹他真有点难度，他的脚趾在灰色厚羊毛袜里捻弄着，没打领带，衬衣领口支楞着，双手抱在筋络纵横的苍老的脖子后面。出了房间他就是个直立的人，从头——圆锥形的头顶——到脚——那双补丁擦补丁，擦得发亮的棕色皮鞋。每周六早上，他都会让乡村理发师理一次发，左、右、后三方一圈儿剃下来，哪一面都不放过，只在头顶上留一撮坚硬的鹰冠似的毛。他那对像皮革一样有着长长裂纹的耳朵支楞着，看起来活像风干又熏制过；他的眼白也带着烟熏过似的黄色。我听得出收音机里传出瓮声瓮气的谈话声，却辨不出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在这儿我迟早会发疯。嘀嘟，嘀嘟。

那天以后——格雷斯一家到来那天，或者之后的那天，或者再往后的一天，我再次看见那辆黑色的车，当它蹦跳着驶过横跨铁路线的微拱的桥面时，我一眼就认出它来。桥还在那儿，越过车站就是。是啊，物是，人非。车子开出村子，驶往小镇方向，几十里外的小镇，我不妨称它巴厘摩尔。小镇叫巴厘摩尔，村子叫巴厘来斯，可笑吗^①，也许

^① 巴厘摩尔英文是 Ballymore，巴厘来斯是 Ballyless，more 意为多，less 意为少。

吧，可我不在乎。开车的是曾对我眨眼的胡子男，他在哈哈大笑地说着什么，向后偏着头。他身边坐着一个女人，车窗摇了下来，女人的一只手肘伸出窗外，头也偏向后面，浅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不过她没大笑而是微笑着，那个笑容因他而起，夹杂着怀疑与宽容，因此笑得很勉强。她穿着一件白色罩衫，戴着白色塑料框太阳镜，抽着烟。我在哪儿？潜伏在哪处有利地形？我看不见自己。他们一晃眼就消失不见——大摇大摆的车屁股在道上转过一个弯，排出一股尾气。沟渠里高高的茅草像女人的头发一样闪着金灿灿的光，震颤了一下，又回复到此前，梦般静寂。

我沿着站前路走在空虚午后耀眼的阳光里。山脚下的海滩在一片靛蓝之中镀着一层鹅黄的光晕。在海边，满眼只是狭长的海平线，世界简化成横亘天地间长长的直线。我的情思羁绊在雪松屋。孩提时代一切让我关注的新兴事物都罩上了多么离奇的光环——尽管所有典籍都认定离奇的不是新兴事物，而是已知之物以新的形式重现——如今俱成亡灵？那么多疑问悬而未决，这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当我打开回忆之门，我听到尖利的刮擦声持续着。和我年纪相仿的一个男孩贴在绿色大门上，他的胳膊从顶栅上无力地耷拉下来，身体前倾，一只脚在沙地上来来回回地划着四分之一圆弧。他有着车里的女人那样的麦秆色浅金发，有着像那个男人一样如假包换的海蓝色眼

睛。当我缓慢走过，其实我甚至停下脚步，或者支吾着想说什么。为了不让铁门晃动，男孩穿着胶底帆布鞋的脚尖抵住沙地，用询问的眼神敌对地盯着我。我们所有人都这么看人，我们这些小孩儿初次见面都这样。越过他，房子背后狭小的花园一览无遗，我甚至能看到对角沿着铁路线栽种的一排树——如今都已不在，那些树让位给一排像用彩色蜡笔画出来的过家家式的平房——再往里，甚至能看到填高的地面，几头牛，明亮地怒放的小黄花——那是金雀花，稍远处能看见孤零零的尖顶，再远处是天空，白色云朵翻涌。突然，男孩莫名其妙地对我扮了个鬼脸，斗鸡眼，吊舌头。我走开了，他嘲讽的目光刺着我的后背。

胶底帆布鞋。如今，人们再也听不到——或者很少，少之又少——这个词了。胶底帆布鞋原是海员的鞋具，取自人名——如果我没记错——及与船只有关的物事。上校又去厕所间了。我敢打赌他前列腺有问题。经过我门前时他像怕惊扰死者睡眠一样放轻脚步，踮起脚尖。真是守旧的老顽固，喜欢扮演骑士的上校。

我沿着站前路一路走下去。

人生多寂寥，我们年幼时如此，如今仿佛依旧；停滞般的静寂；俨如警戒。我们在至今尚未成形的世界里等待着，我在孩提时代审视着每一个人，怀想着未来，如同野地里的战士，静候不可预知的未来。到了山脚我停下脚

步，站在那儿，眼前有三条路，沿着海滨大道走下去，或者返回站前路，或者有另一条路通向铁皮放映室和网球场。空无一人。网球场方向的那条路人称悬崖道，只是不管那儿是否曾经绝壁森严，很久以前就已被大海侵蚀殆尽。传说那儿的海床上躺着一座教堂，某个无从追忆的风雨暴洪夜，教堂连同钟楼整个倒向滚滚怒涛之中，那架钟原来还露在海岬上，如今也已消失不见。这些都是当地人——诸如挤奶工戴戈南，靠卖废弃的高尔夫球维生的聋子高斐——讲的故事，在我等匆匆过客听来，这座由来已久平淡乏味的海滨小村庄原来暗藏波澜。海滨咖啡屋顶上的广告牌上，一个留着胡须的海员套在救生圈或者绳套——是绳套吗？——里兜售着香烟和军刀，被盐分锈蚀的托架上，广告牌在海风中吱嘎作响，仿佛雪松屋大门的回音，我知道，男孩还在那儿摇晃着。眼前的大门，过去的广告牌，在那儿吱嘎作响，一直响到如今，响到今夜，响彻我的梦里。我选择了海滨大道。房子，商铺，两间旅馆——高尔夫酒店和海滨酒店——一间花岗岩教堂，梅勒的杂货店兼邮局及酒馆，以及小木屋场院，其中一间是我们——我父亲，我母亲，以及我——的旅居之所。

如果说车内的两人是男孩双亲，难道他们将男孩一个人撇在家里？女孩呢，哈哈大笑的那个女孩到哪里去了？

往事像另一颗心脏在我体内跳动。

会诊医生是托德^①先生。这个名字只能让人认定是有人用多语开的品味低劣的笑话。情况还可能更糟。有人叫狄阿斯^②，故意将中间一个字母大写，这种起辟邪作用的呼号可无意作弄谁。这位托德称呼安娜为默顿^③太太却管我叫马克斯。我可不认为我喜欢这种人为的区别对待和他语调里透出的无礼的亲昵劲。他的办公室，不，他的房间——人们称之为房间，就像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医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鸟窝，只是他的房间在四楼。这是幢新房子，全是玻璃和钢结构——甚至还有一部观光电梯，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注射器，电梯嗡嗡地升降，活像一只巨大的注射器一推一拉——主诊疗室的两面墙干脆用玻璃从地板一直砌到天花板。当他领着我们参观时，从那些巨大窗格洒落下来的秋日阳光晃花了我和安娜的眼。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包裹在护士装里的金发女郎，脚上那双鞋吱嘎作响——在这种场合，有谁会真的注意到一个接待呢？——她将安娜的病历撂在托德先生的办公桌上，吱吱嘎嘎地退了出去。托德先生示意我们坐下。我无法容忍自己就这样坐到椅子上，我走过去靠近玻璃墙，看着户外。正下方是一

① 托德原文为 Todd，而 Tod 在德语中意为死亡。

② 狄阿斯原文为 De'Ath，death 在英语中意为死亡。

③ 默顿原文为 Morden，德语中意为谋杀。

棵橡树，当然也许是一棵山毛榉，我从来都分辨不清那些高大的落叶乔木，当然，肯定不是榆树^①，因为榆树都死光了，不管怎样，夏日镀在阔大的叶子上的绿意，几乎还没染上秋霜。车顶反射着刺目的光。一个穿着深色套装的年轻女人从停车场飘然而过，尽管相隔这么远，我仍能清晰地听见她的高跟鞋嗒嗒地敲打着柏油路面。安娜像模特一样笔直地侧身坐在金属椅上，跷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搁在大腿上，脸色苍白地审视着玻璃里映出的我。一侧的办公桌旁坐着托德先生，正飞快地翻阅着安娜的病历；文件夹上浅粉色的纸板让我想起暑假过后返校的早晨，想起簇新的教科书的手感，墨水和削好的铅笔不祥的气味。事故纷至沓来，思绪怎么就跑远了呢。

我转过身来，此刻，玻璃外面的景致已让我无法忍受。

托德先生身材不算高大也不厚实，肩膀却很宽：给人谨小慎微的印象。他精心保持着老式做派。一身斜纹呢装，外罩马甲，露出表链，那双栗黄色粗革皮鞋准能俘获布兰登上校的芳心。他梳了个老式发式，头发一根不落地从额头梳到脑后，且上了油，胡子剃得很短，根根直立，

① 1967 年英国曾爆发大规模荷兰榆树菌，当时造成大约两千万棵榆树死亡。

看起来很顽固。我稍稍有些意外地意识到，这种蓄意为之的老派印象背后的他其实还不到五十岁。从何时开始，医生都比我年轻了？他写着处方，消磨着时间；我不怪他，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他终于放下笔，可是仍然不想讲话，让人真切感受到他不知如何开口，不知从何说起。这份迟疑带有刻意和戏剧的成分。我再一次明白了。作为医生，医生和演员的双重身份都必须同等称职。安娜在椅子上不耐烦地挪动身体。

“呃，大夫，”她说，音量有些大，用上了某个四十年代电影明星的语气，响亮而坚决，“这算宣判我死刑了，还是我还有救？”

一片静寂。她充满智慧的俏皮话——显然预先排练过——没能达到预期效果。我有一种冲动，想冲上去将她抱满怀，像消防队员那样，将她整个儿抱着逃离这里。我一动不动。托德先生用野兔般惊慌的眼神温和地看着她，眉毛挤到额头上。

“哦，我们还不想放弃你，默顿太太，”他说着，挤出难看的笑脸，露出一口大灰牙。“不，我们实在不愿意。”

接着是漫长的沉默。安娜的双手放在大腿上，她盯着双手看，皱着眉头，仿佛以前从未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蓦地，我的右膝不自觉地抽搐起来。

托德先生熟门熟路地滔滔雄辩：可靠的医疗手段，新

药制剂，只要他愿意，他能拥有一座化学武器库；他应该说起过魔药，炼金术士的医术。安娜照旧皱着眉头凝视双手；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最后他打住话头，坐在那儿盯着她，换上了野兔般绝望的表情，他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嘴唇有些不怀好意似的收拢，牙齿又露了出来。

“谢谢您，”她的声音彬彬有礼，像从很远的地方悠悠传来。她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嗯，”这回声音更杳远，“谢谢您。”

听到这话，托德先生如释重负，张开双手在膝盖上拍了拍，跳起来，哄着我们出门。安娜走过他身边，他转向我，坚毅地给了我一个男人之间才有的微笑，他与我握手，干脆，敏捷，果敢，我敢肯定这是他为配偶们在这种时刻准备的保留节目。

我们走在铺了地毯的走廊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走进电梯，按下按钮，陡然下降。

我们走出电梯，走向原来的世界，仿佛我们正登上一趟新的航班，除了我们，那儿空无一人。



回到家我们没有急着进门，而是在车里坐了很久，小心翼翼地避免碰触那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两个人一言不发，顷刻间，我们之间、我们与任何人之间仿佛都成了陌路。安娜透过车窗望向海湾，返航的快艇簇拥在闪烁的阳